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追憶文本裡的 線索： 普魯斯特與 羅斯金故居

文字、圖片：許淳涵（特約撰述）

On Reading and Writers' Houses: Proust and Ruskin

簡介作家的故居時，如果弄巧成拙，最大的危險是讓讀者以為作家的文字根植於故居佔據的實體空間和位置，仰賴屋宇形塑出來的日常光影與生活型態。如果一個作家被終身放逐，不得回鄉，卻在那個時期像但丁一樣寫出傳世作品，那「故居」代表的起居定點，投射出的靜態身份認同，還剩哪些價值？

關於作家故居，不妨往後退一步，秉持一份起碼的認知：作家故居保存了作家人生的部分軌跡，是有利的參考點和朝聖地，讓人神遊，也夢想拔足踏察，但故居無法宰制或取代閱讀文字的體驗。

2022年適逢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逝世一百週年。本文以普魯斯特度過童年假期的宅邸，來探討這座博物館為何是閱讀普魯斯特代表作《追憶似水年華》有利的參考點，又為何是有趣的朝聖地；同時也假設如果普魯斯特計畫造訪仰慕作家的故居，他會想去哪些地方？

從文本裡找尋蛛絲馬跡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Maison de Tante Léonie - Musée Marcel Proust）」顧名思義，不完全是普魯斯特的家。它是普魯斯特姑姑的家，普魯斯特6到9歲時，曾跟家人在此度過復活節和暑假。但為什麼一個作家的姑姑家會如此重要呢？

這要從《追憶似水年華》的結構說起。《追憶似水年華》的手稿浩繁，經過數次增補修訂，共有7冊，由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講述自己的童年、家人、文藝與感情生活正負面的人物榜樣、上流社交聚會、女友、時人側寫和一戰爆發前後法國的社會風貌，一路說到自己最後決定提筆寫作的領悟。普魯斯特並不是依序撰寫，而是同時寫第一冊《斯萬家那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和第七冊《重拾的時光》（*Le Temps retrouvé*），讓頭尾兩冊共享重複出現的母題（motif），交相呼應。

於是，《追憶似水年華》好比一面扇子，由頭尾兩冊的扇骨展開人生體驗的萬花筒，同時支撐全書。小說中的敘事者兒時曾在雷歐妮姑姑家吃過瑪德蓮蛋糕配椴花茶，長大後，他淡忘了這件事。直到某個冬日，他媽媽見他從外面回來，為了驅寒，逼他吃同樣的點心暖胃焐手。他照做之後，一系列的嗅味覺刺激開啟了聯想的鎖鏈，讓他瞬間重新登入兒時回憶的世界。同時，他又發現記憶的回歸也許受到隨機事件或非自主回憶（*mémoire involontaire*）的啟動，但真正的推手來自主體想像力的追尋和重新創造，成為全書論述回憶為何、如何回憶、人如何透過回憶讀取和創造符號最核心的橋段。





雷歐妮姑姑的家位於名叫貢布雷 (Combray) 的法國西北部諾曼第的小城鎮。然而，貢布雷不應該被視為純真童年的同義詞，而是凝聚小說核心議題的種子，原因有兩個。第一，敘事者對貢布雷最深的記憶點之一，是只要斯萬先生來家裡作客吃飯，敘事者得自媽媽的晚安之吻，就會被樓下大人的晚餐取代，成為他因為親密經驗被剝奪，備受煎熬的人生初體驗。第二，貢布雷的兩條步道一條通往斯萬先生家，另一條則通往當地貴族格爾孟特家 (les Guermantes) 的領地。由於《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者喜歡將出場人物和初次認識他們的地方形成象徵上的連結，斯萬先生家和格爾孟特家的兩條步道各自具有多重的意義，包括單戀斯萬先生女兒的挫折、窺見女女戀的禁忌與對貴族世界的憧憬等。

在現實世界中，普魯斯特故居位處的城鎮本名伊利耶 (Illiers)，距離巴黎火車約兩小時。伊利耶在 1971 年更名為「伊利耶－貢布雷」(Illiers-Combray)，是少數因為文學作品而改名的城鎮。這棟房子在 1950 年代經過修葺，1976 年歸普魯斯特之友與貢布雷之友協會 (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 et des amis de Combray) 所有，並於 2000 年添入普魯斯特位於巴黎奧斯曼大道公寓故居的傢具。他的巴黎公寓今天是私人財產，有紀念牌，其餘文物成為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 (Musée Carnavalet) 的館藏。

《追憶似水年華》的讀者能在普魯斯特故居看見當時年代的擺設和裝潢品味，外有花園，內有普魯斯特兒時的臥房和廚房，對想像《斯萬家那邊》的家居場景和管家弗蘭索瓦 (Françoise) 的工作環境提供觸覺的線索，也讓人在寧靜的花影下走神。

如果普魯斯特想拜訪另一個作家的故居

為什麼位在英國北部湖區約翰·羅斯金 (John Ruskin) 的故居布蘭特伍德 (Brantwood) 會是普魯斯特感興趣的景點呢？因為羅斯金的藝術理論對普魯斯特影響深遠，不少人認為，普魯斯特在埋首書寫《追憶似水年華》之前經過漫長的養成與醞釀，閱讀和翻譯羅斯金這段經歷，舉足輕重。在著手寫作《追憶似水年華》之前，他從事過的文字工作包括出版羅斯金《亞眠聖經》(The Bible of Amiens) 和《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 的法文翻譯。他的翻譯和序文能付梓，很大的功勞來自英文比他好的母親，但他認定自己對羅斯金心領神會，超越語言的藩籬。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 Maison de Tante Léonie - Musée Marcel Proust

地址：19 Rue de Chartres, Bp 20025, 28120 Illiers-Combray, France

網址：<https://www.amisdeproust.fr/fr/>

- 1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外觀。
- 2 普魯斯特的臥房。
- 3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的廚房。



約翰·羅斯金布蘭特伍德別墅 (Brantwood) 的飯廳。

基於這些原因，羅斯金是極為重要的對話者，也是作家故居地圖上不可或缺的一點。羅斯金是英國 19 世紀重要的作家、藝術家和社會改革家，是「藝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的發起人之一。由於羅斯金鍾情於湖區的山水風光，於 1871 年買下布蘭特伍德別墅，並在此度過餘生。這座別墅享有絕佳的湖景，內部陳列羅斯金的個人收藏，包括中世紀掛氈、前拉斐爾派繪畫、威廉·透納的水彩和礦物採樣。

在羅斯金故居，人們能一探作家如何將個人美學實踐於生活空間。今天，羅斯金故居隸屬於蘭開斯特大學創立的羅斯金基金會，對外開放參觀，成為湖區不可錯過的文學景點。羅斯金故居所處的城鎮科尼斯頓 (Coniston) 也和伊利耶—布雷互為姊妹市。

儘管如此，我們仍必須記得普魯斯特曾在《追憶似水年華》第五冊《女囚》(La Prisonnière) 中表示，真正的旅行並非造訪新景點，而是獲得一雙新的眼睛，用新的視野看待世界。不然，如果一個人成見與觀念的濾鏡不變，就算是登上火星或金星，還是不會刷新自己的格局。照這個邏輯走，普魯斯特已經透過精讀和翻譯與羅斯金神交，他還需要去湖區嗎？

約翰·羅斯金之家 Brantwood - House of John Ruskin

地址：Brantwood, Coniston, LA21 8AD, UK

網址：www.brantwood.org.uk/visit/

生居與故居： 日本作家紀念館 巡禮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A Journey to Writer's House in Japan

文字、圖片：張家禎 (特約撰述)

臺灣有超過 40 間各式各樣的文學館，但知道鄰近日本有多少間文學館嗎？根據日本小學館，由木原直彥在 2013 年編撰的《增補改定版 全国文学館ガイド》跟已關站的「文學館研究會」網站統計，大約有近 800 間數量。其中有許多是和作家有關的文學館或是紀念館，他們成立的理由、管理方式，以及特色為何呢？就讓曾經拜訪過 550 間，旅日多年後續追查日本有近千間文學館的張家禎來分享。